



你独自一人怎能温暖

洪峰 著





你独自一人怎能温暖

洪 峰 著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独自一人怎能温暖/洪峰著.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0.7

ISBN 7-5442-1668-3

I. 你… II. 洪…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6752 号

NIDUZI YIREN ZENNENG WENNUAN

你 独 自 一 人 怎 能 温 暖

作 者	洪 峰
责任编辑	袁杰伟 杨 雯
封面设计	叁陌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 5350227 5352906
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1668-3/I·320
定 价	18.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自序

这一年春节临近的时候，一个朋友跟我说想一个人过这个春节：“体验一下一个人过年的心情。”我不很赞同，孤单并不是一种好滋味，没有人喜欢那么干。如果可能，谁都愿意选择和亲朋的相聚。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人会去主动寻找孤独和痛苦。如果你为了让自己往哲学和宗教去找那种东西，最终的后果是离宗教和哲学更远，而孤独和痛苦也就变成了表演。

我的朋友张英在一家出版社供职的时候曾经出过一本美国作家的小说《上帝知道》，他一直遗憾的是这本书的题记出版时落下了：“你独自一人怎能温暖。这句话构成了《上帝知道》的基本主题：孤独。我的世俗化理解仍旧是没有人喜欢孤独，但有些人却不得不面对孤独。所罗门王也罢，马尔克斯作品中的旅长也罢，生活中的卡夫卡也好，酒精里的菲茨杰拉德也好，都属不得不面对的那一类人。摆脱孤独没有更好的方法，所罗门的疯狂做爱和卡夫卡的逃离都没有用处，族长的躲藏和菲茨杰拉德的麻醉同样不成。或许可以这

样去解释，人类自身就是孤独的。它可能让你的心情好过些，大家处境相同了，彼此间就会产生些许爱护和支持，孤独就变成了多余。

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出发，聪明人总是忘掉人类共同处境的。你用不着替这个星球和人类操心，相对个人，世界太大了人太多了，你能照顾好自己就已经相当吃力了。这种人占据了绝大多数，这使得世界不因为有战争有饥饿有灾难有乱七八糟的不幸而失去热情。只有一些精神领域里出了毛病的人才会去关心那些他压根儿就无能为力的事情，正因为这种人很少，世界也就多了种另外的乐趣。人们可以站在笼子里面观看几只猴子惊恐的眼睛听同样惊恐的尖叫，肯定是很有趣的。

许多年来我注意到喜欢洪峰作品的人不太多，更注意到喜欢我的作品的人大部分都属于敏感和不那么坚强的。我很难说清我和这些人的交流限于哪种范围，但在这个问题上我努力让自己成为聪明人，具体含义就是同这些人成为一定意义上的友人，充实感就这样有所萌动，生活下去的念头就会时不时地有一些增长。也正因为如此，我由衷地感谢这些愿意阅读洪峰作品的人，他们大概永远也不会朝这个方向去想事情——他们几乎成了我乐观和努力生活的支柱。

至于这本编辑成册的书，真的没什么好说的。它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我是说，它只是和同样不聪明的人的重复交流。

2000年3月8日

目 录



- 回家 / 1
- 寻找家园 / 28
- 使者 / 43
- 故乡 / 46
- 爬墙 / 49
- 你独自一人怎能温暖 / 56



- 夏天的故事 / 74
- 爱谁都是爱 / 88
- 同居 / 90

- ☞ 合同婚姻 / 92
- ☞ 性就是爱 / 95
- ☞ 第六日下午或晚上 / 97
- ☞ 谒萧军墓 / 152
- ☞ 和成刚相遇 / 157



- ☞ 一个人的夜晚 / 173
- ☞ 一类人 / 176
- ☞ 一支歌和我 / 179
- ☞ 永久占有 / 182
- ☞ 关于儿子 / 184
- ☞ 让你的孩子平淡无奇 / 187
- ☞ 看足球和下围棋 / 190
- ☞ 看拳击 / 197
- ☞ 战争与和平 / 199
- ☞ 两种旅行 / 202
- ☞ 二十年或许够用 / 204
- ☞ 辽南女人 / 207
- ☞ 在这些凌晨想想 / 210

向前看和向后看 / 214



自问自答 / 217

小说的吉日 / 220

遗憾和自我安抚 / 225

遍地风流 / 229

欲速而不达 / 237

关于畅销书的设想 / 244

环境的本质 / 250

我包孕在人类之中 / 253

写作的假期 / 256

小说的回忆 / 261

小说之外 / 268

在四年后回忆 / 281

回 家

人类头脑中的任何抱负或倾向一旦在文化中出现，就决不会在它所提出的全部道路都走到终点之前就消失，也决不会在那些终点被证明是无用的而且是相互抵触的之前就消失，也决不会在整个探索让探索者弄成笑柄之前就消失。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个过程就像树木的生长一样合乎逻辑。

——马尔科姆·考利

离开的时候是下午，天气还没有现在这样冷。下楼以后我让李强去车里等着，然后我返身上楼，然后我打开门朝里边张望。不能回忆那是怎样的心情，大约我的脸有些湿。我重新锁门，然后下楼。我不知道是否还会回来，也不知道这个家是否还需要我。从一九九四年起，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四年，它使我的年龄变成整数，然后从零加上去。

在路上，李强说他一个人驾车时感到孤独和恐惧，他的心情很具体：万一撞了车，他希望身边能有一个亲近的人。

“现在好多了。”他一边开车，一边说，“我们天黑时就到了。”

我眼前依然是沈阳的那个家，里边没了人，家也就不存在了，其实它很久就不存在了。它对我的意义是一张床和电视还有夜深之后安静清冷还有许多思念和渴望，当然，还有许多男人有限的痛苦和孤单。我不想讲述孤独，那是一种和人群相对无涉的心境，即便你面对微笑也不能改变。它类似你的呼吸，以一种被忽略的方式和你的生命做伴。我希望自己能平淡地迎接一九九八年冬天，在一个下雪的夜晚或者凌晨感受世界的干干净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美国作家都去了欧洲，这些人中间有后来成为大师的多斯·帕索斯、欧内斯特·海明威，还有一个记录他们的马尔科姆·考利。帕索斯写了一本书《一九一九年》，海明威也写了一本书《永别了，武器》，他写了更了不起的书《丧钟为谁而鸣》和《太阳照常升起》。考利没能成为伟大的小说家，但他却给后来的人描述了海明威们的精神历程，他写了一本和小说无关的书《流放者的归来》。考利的珍贵只因为他对一个中国读者的心情产生了影响，他让我在相对灰暗的心境中去追问漂泊和流放的意义。那些美国年轻人想创造美国的新文学，他们对凡属于美国的文化都不屑一顾。这些人向往欧洲，那里才是文学的天堂。巴黎的浪漫和伦敦的大雾，罗马的角斗场和巴塞罗那古堡都意味着历史的深度和艺术的顶峰。海明威们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死亡的威胁，还有欧洲人对美国的尊重。美国的作家们开始感到尴尬，精神的自我流放并没有产生无限的自由，他们终于发现自己是多么思念故乡。考利说：“在遥远的惊人的

某个地方，有他们童年时的家乡，他们一度是那里的景色和生活的一部分，是那种无人问津的动人景象的一部分。”考利还说了许多，我只记住了这些，他使我的阅读在这里停止，我开始想家。

事情就在这种时候变得不可捉摸，你的具体失去了抽象的深刻。这种时候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无法将生活和思想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园，我很难满意离开沈阳时的那种感受，就如同不满意五年前离开长春时的感受一样。我忘记了当年离开通榆时的心情，也忘记了离开白城时的心情，还忘记了离开北京时的心情。我猜自己肯定是一个健忘的人，我只能记得一些和成年无关的细节，比如说在冬天和姥姥去火车站的情形：她取出一个布包，打开一层再打开一层再打开一层，里边是平整陈旧的纸币，“买车票去。”她说。还有邻居的孙奶奶朝房墙上拉屎的样子；还有姥姥坐在小炕上死去的样子：她的头发没有梳完，手里还握着木梳，她安静地坐着，我叫她她再没有答应。还有许多，都是和成年的生活相当遥远的部分，就像鱼缸里的鱼一样，放在屋子的某一个角落，活得兴致勃勃又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你有些心烦或者希望改变家的构成，打碎就成了，鱼们很快就和你的生活无关了。如果你渴望它的存在和生长，你的麻烦就大了。那是一些需要滋养和关照的生命，随时有死掉的可能。我的意思是说：每当一些东西成为你的生活的一部分，它就会和你的生命密切相关，一旦丢失，你的生命也从此受到损害，它甚至意味着“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也为我敲响”。我的更正是你记忆中的生活当然不是鱼缸里的鱼，它是你。

我不清楚海明威帕索斯们怎样记忆自己的生命之初和故

乡，二十世纪初成长起来的人喜欢告诉人们那些有童话色彩的故事，他们像护乳房的少女一样遮盖最早的回忆，海明威更愿意人们把他看成斗牛士和拳击手，他不愿意流露软弱，然后用猎枪打死自己。还有菲茨杰拉德，他情愿死于酗酒也不愿意让世人看见他的内心。无论怎样，他们还算幸运，如果在今天，海明威们极有可能因为电视追踪而变成小丑。比如说克林顿和女秘书的接吻，隐私不再是个人的生活，它成了动物园里猴子的交欢和调情。我还不能评价中国作家的回忆是否真实，只因为不知道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作家是否和世纪初的海明威们处境相同。我猜测美国作家们并没有许多生活上的困窘，但他们却产生了更多的精神难题，其中最让他们忧心的是个人得救或惩罚入狱。那是一种犹太基督文化土壤必然要发芽的念头，这或许是年轻的海明威们比中国作家幸运和不幸的命运分别。

一九九八年秋天开始的时候，沈阳的天气比夏天还要炎热，它似乎暗示了冬天会丢失寒冷。我喜欢和依恋东北没有更多的理由，首先当然是冬天的寒冷和落雪，其次是落雪和寒冷。我感受着期待的焦虑和忍耐，也感受着绿色在某一个清早突然铺上路边的惊奇和欢欣。我不能设想生活在四季如春的城市里会产生怎样的感受，当你的生命旁边永远是同一种绿色的时候，真不知你还能否意识到生命是否真实。我是想说没有了期待的生活会让人麻木，被春天包围的生活肯定不再有四季的丰富。这大约是一个出了毛病的东北人才会有念头，正常些的东北人都更加喜欢南方，他们的理想去处大约是海口、深圳和广州，据说那些地方的生活如同天气一样热火朝天。沈阳就不同了，冬天一到街边就少了生气，每

个家庭就开始在房间里表达生活的热情。或许正因为有了冬天，东北人的家乡观念才更重，他们对家的理解也更具体更形而下更缠缠绵绵。在他们的感受中，家的含义就是温暖，还有，具体到进屋之后的一杯热茶，如年轻人或许是滚烫的咖啡加奶，还有一个拥抱，如果你撒娇，还可以把一双冰冷的手伸进爱人的怀里，在夸张的惊叫声中，你会格外喜欢冬天的寒冷和家的狭小，还有铺得弹性十足的床。我不愿设想摄氏零上三十几度的情形，一双差不多 70℃ 的热手大约会让你怀疑爱情是否真的诱人，至于拥抱和做爱，或许会使敏感的人联想到烙饼或者蒸两只肉包子。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南方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东北，表明炎热并没能影响男欢女爱。我想一定是因为空调的缘故，他们终于制造了寒冷。

和以往一样，我更喜欢上帝制造寒冷的地方，于是在一九九八年深秋我离开了沈阳，向北再向东然后停留。如果不是偶然的相遇，我或许会再去北极村。一九八七年我在北极村度过了春节，那里的寒冷让人永生不忘：清早的天空被白雾般的寒气遮盖了，呼吸时你发觉嘴里有冰碴儿碎裂的声响；汽车的前灯在上午一直亮着，在白气中划出一道一道活动的光带。如果这种时候你的脑袋没有冻僵，你可能会想到杰克·伦敦的小说，雪原和狼和冰原中濒临死亡的爱斯基摩女人；你可能想起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还有极地中的勘标以及孤独象征而骄傲的旗帜。我会一生怀念北极村的早晨和西林吉车站的积雪，每当生活遇到不好解脱的困惑和绝望，都会激起再去漠河的愿望，它似乎成了我重新出发的起点，也成了喜欢寒冷的人渴望温暖的象征。我很想知道帕

索斯在塞尔维亚驾驶救护车时的感觉，还有海明威，他也在意大利前线干同样的事。还是那个美军中尉弗雷德里克·亨利帮助我了解了他们。当然也有马尔科姆·考利的描述：

雨下个没完没了；这整个经历，欧洲、意大利、战争，成了一场噩梦，他却无能为力，就像一个人对噩梦中的幻影无能为力一样。只有在断断续续的梦中他才能找到真实的东西——爱情是真实的，还有童年的回忆。“干草的气味真好闻，在谷仓里躺在干草堆里使现在和童年之间的岁月消失了。我们曾躺在干草堆里谈心并用气枪打麻雀，当它们栖息在谷仓墙壁高处的三角缺口里。现在谷仓已不复存在：有一年他们砍伐了铁杉林，原来是树林的地方只剩下残桩、枯干的树梢、树枝和木柴。你回不去了。”他的童年之乡不复存在，而他又不属于任何其他地方。

正如考利所回忆的，海明威和帕索斯们认为自己属于二十世纪，他们试图从欧洲找到建设新美国的途径。当海明威把斯泰因的话写在自己作品的时候，“迷惘的一代”便给后来的中国作家提供了跨世纪的参照，很缺少系统的研究又让我们只专注于文学而忽略了时间所造成的精神距离。我们和当年的美国年轻人一样几乎一开始就不必为饥饿而担心，更谈不到命运多舛和遭受不幸，我们也渴望成功和恐惧失败，但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不具备那种宗教气氛中形成的得救和拯救信念，这使我们对苦难的表达变得和同类前途无关。由于没有罚入地狱的恐惧，无耻和丑陋难免以炫耀的心态去讲述。我们有很多问题要询问，但和自己的生命境界最为紧密的问题却很少去关心，而最让海明威们烦恼和痛苦的“丧钟为谁而鸣”的全人类愚蠢恰恰是我们毫不在意的。这不能不

形成艺术境界的差异，最终定格于生命境界的高下。

现在已经是冬末了。我在几年里所想的事情仍旧没有着落。当一些在读的大学生向我讲解老庄的时候，我眼前是沉默的万里长城和那条比地面还要高的黄河。我还想到了海明威和杰克·伦敦的死，还有抽羊角风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割了自己耳朵的凡高和在决斗中死去的普希金，还有一些让我感动了十几年的诗：“我愿意是废墟/只要我的爱人是青春的长春藤/沿着我荒凉的额头/攀援上升。我愿意是荒林/只要我的爱人是嬉戏的小鸟/在我的身上/鸣叫作窝……”我已经不能清楚地记忆这些诗句，但我固执地以为大致就是这个样子。我很想询问我的师弟和师妹们到底要什么？然后想到我自己也不知道要什么。或许从这个意义上讲，迷惘呈现了它最原始含义。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作家其实并不真的那么迷惘，用考利的话讲，“无论是克莱思还是菲茨杰拉德都没有说过自己属于迷惘的一代。那些自称是迷惘的一代的人，多半是略为年轻一些的人，而且他们知道是在自夸。”从文学革命的意义讲，“迷惘的一代”成功地掩护了青年作家的艺术野心，使上一代人的不满变成了叹息和宽容，但无论怎样，两代人都知道，时代的变化并不能真正切断同一种文化中生长起来的共同理想，这使得美国文学在二十世纪得到了全世界的尊敬。它没能产生弗洛伊德和萨特，也没有产生海德格尔和柏格森，但却产生了福克纳、詹姆斯、海明威、考克威尔、菲茨杰拉德，还有梅勒、海勒、冯尼格和纳博科夫。这些人和欧洲巨匠们共同建造了迷宫一样神秘诱人的文学殿堂，为二十世纪能体面地脱出时间桎梏铺就了道路。

考察这些作家的生活，我们或许能找到自己的需要。无

论是福克纳还是海明威，无论是菲茨杰拉德还是奥康纳，他们的共同之处是把自己的艺术理想和生活准则融化成一体，他们从不把哲学或者思想当成单纯的研究对象，这些人的生命历程几乎就是文学历程，他们精神上的痛苦就是人类共同的不幸，因此当我们阅读他们的一生时就发现他们的创造远远没有他们的生命境界高贵，这是一些超越了职业表达能力的人，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和抗争几乎使他们的作品显得微不足道。从人的意义上说，他们尤其让我感动和尊重。

中国当代文学大概正是因为缺少作家在生命境界方面的努力，才使我们在虚假繁荣之后陷入到如今的各领风骚几十天的窘境。我们习惯于把研究和自己的内心感受相隔离，习惯于批评世界而不反省自己。我们大约忽略了一种可怕的后果，我们一边谈论好的东西，好的东西也正一天天远离而去了，那是真正的迷惘，它以理想和信念的放弃为标记，以把无耻作荣耀把下作当高尚来完成。就像你将生存和美元画等号，把爱情和睡女人共同赞美一样，怎么能指望你会试图把自己的命运和同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更不能指望你为每一个生命的死亡而感到是自己的损失了。我的猜测是，如果中国当代作家们把解决自己的精神和心灵问题放在写作的前面，未来肯定充满希望。

我把自己的差不多全部作品一字排列在地板上，像研究别人一样去研究自己，于是发现十几年的写作几乎一钱不值，它们表达了特定时间里特定的东西，但却没能真正地表达我真正渴望表达的东西。我也阅读同行们的创作，觉得比批评者说的要差一些。我不知道大家的原因是否相同，但还是发现一些人所传达的生命理想并不那么高贵，有些创作甚

至不由自主地显露了作者的丑恶和下贱。这个秋天真是糟糕透顶，心情如同外面的干燥和炎热一样让人无法清爽。我盼望着某种事情能改变处境，于是按习惯的方式寻求解脱。这个方式很简单：离开没有人住的房间。

长春比沈阳冷些，这种感觉很好。我还不清楚自己打算在这里停留多久，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或者更久？我不知道。在这个城市里有我少年时的同学，我们在后来的二十几年里一直互相想念，我想选择这里是我的第一个念头。在某种意义上讲，到了这里就几乎是到了家，没有什么事需要操心，李刚和他的兄弟都会忙起来的。几十年来我放弃了很多东西，但一直不能放弃对他们的感情，他们也是。很多人都感到惊奇，但我们觉得很天然，几乎想也不用想就联系起来了。我们在一起可以随便说些什么，也可以什么都不说。有时候我们坐车在郊区公路上转，听一听收音机里的音乐，当然也谈一些情感领域里的事，也谈工作和将来的想法。在这里我不想多说什么，只想让惊奇的人知道，我们是几个分享彼此内心秘密几十年的伙伴，它和职业和各自的生活道路无关，我们是一些把少年当成一生的男人。

李刚说：“这一回你就不要走了，春节就在长春过了。”想了想又说：“如果想看老太太，咱们就一同开车去济南。”

我说：“如果没别的事，就这样。”

然后我们说别的。这种时候我有些心不在焉，有些激动也有些伤感，我庆幸自己有这样好的兄弟，也感受到失去家的那种孤单。我试图让自己能建立一个平静温和的家，但总是事与愿违。什么时候开始害怕“爱情”这个词的呢？我拒绝回忆。什么时候对家充满向往又充满恐惧的呢？还是拒绝